

袁大總統畧史第三十四上

日世居縣北張營因亂徙居營東二十里築寨聚處是
曰袁寨本生父保中父保慶均甲三從子保慶常隨甲
三暨毛祖熙轉戰皖豫間年四十無子因以爲嗣常隨
日世居縣北張營因亂徙居營東二十里築寨聚處是
曰袁寨本生父保中父保慶均甲三從子保慶常隨甲
三暨毛祖熙轉戰皖豫間年四十無子因以爲嗣常隨
父官山東江南諸境未幾保慶卒於江南鹽巡道官所
扶喪歸里同治十三年保恆歸省見而異之攜入都讀
書世凱饒膂力精技擊好駿馬在江南年十二三暇即

控馬怒馳登覽清涼山雨花臺諸勝諸兄懼其顛戒止之不能從也及來京保恆使學爲應試文字而世凱好讀兵書師禁之學愈力光緒三年大饑保恆奉朝命主河南賑務世凱年十九攜與同行委勘要案事皆當理時值隆冬馳驅冰雪手面皴裂無少懈四年夏保恆嬰時疫卒世凱乃檢查未竟事及委員查賑情形詳加簽註密移涂撫宗瀛宗瀛甫下車卽劾罷黻飢牧令數人咸服其神而不知發自世凱世凱性跣跣任俠喜爲人鳴不平慷慨好施與常結社砥礪詩文一時寒士皆賴以資給旣兩應鄉舉不第遂傾篋中詩文焚之曰男

兒自有大業。可作爲烏能齷齪。久事此會。廣東水師提督吳長慶防海登州。乃以故人子往投之。光緒六年。委員會辦營務。至八年夏。而朝鮮事起。項城以駐韓發迹。韓事爲中國失屬。喪地變法興學革命之主。因革命史中詳敘韓事者。職是故也。若但視爲鋪敘項城則義狹矣。初。朝鮮王無子。以其弟李昰應子熙爲繼。昰應有雄畧。執政柄。境內晏然。所謂大院君也。及熙長。寵閔妃。妃險鷙。奪昰應權。以戚黨諸閔代之。貪殘驕侈。軍民交怨。會饑。軍譁。潰亂民附之。昰應陰嗾亂民戕諸閔。曳妃出宮將殺之。遇救免。當亂黨初起。波及日本僑民。日欲發兵平亂。勢岌岌時。韓臣金允植魚允中因事在津。乞援於北洋大

臣張樹聲樹聲入告朝命吳長慶督師東渡七月世凱與水師統領丁汝昌先至韓海邊履勘陸軍登岸處中途潮退舟膠於灘赤足履沙石行踵趾皸裂汝昌笑曰紈袴少年亦能若是耶華兵遂由馬山浦登岸入朝鮮國都時道員馬建忠建議載是應赴華再捕治餘黨長慶令世凱密爲部署及是應答拜來營護從甚盛世凱遣兵阻於外引是應入與長慶筆談是應寒暄畢覺有異書曰將軍將作雲夢之遊耶長慶猶豫不忍發世凱握刀在側曰事已露遲則生變卽促人扶是應入肩輿星夜趨馬山浦送天津安置連夜捕治亂黨誅其魁十

餘人朝鮮大定日海軍遲一日至頓兵海口錯愕不能發遂締約歸好焉清軍久不經戰事軍紀廢弛而長慶所部多舊侶驕縱姦掠不法世凱慮玷國體遠人離心寫項城幼年權畧卽如此真治世之能臣也請長慶嚴禁之諸將恚甚屢讒

世凱世凱請長慶行營見兵丁掠品纍纍然委棄道路間世凱曰是特其粗劣者耳王師戡亂紀律若斯不遺笑藩封乎帥其勉旃請從此辭矣長慶變色謝卽檄世凱總理前敵營務便宜行事初閔妃攜其子匿忠州閔應植家韓廷謂其已死爲發喪亂定知妃所在除服迎還華官往賀有武弁凌毆韓人者世凱執將戮之長慶

親造其室乞貸其死坐久不去世凱以案上圖書請長
慶閱視潛出斬之入而請罪長慶大笑曰執法不應若
是哉而陰戒其戚族在軍者曰汝等勿犯法袁某不汝
恕也由是將士懾服不敢犯秋毫軍威乃震

自古英雄
初起能成

事與否恆以其兵有紀律無紀律爲斷
至易解也而後之將兵者恆不知可歎

韓王經大亂圖

維新請於北洋遣德人穆麟德總稅務中書馬建常贊
外交皆予秩俸尤重練兵十月王親造長慶營求假世
凱爲上將長慶不許王日午來至夕請不已乃許以世
凱爲代練新軍世凱草章制編壯丁先立新建親軍繼
立鎮撫軍未期年軍容整肅漸成勁旅韓君臣闇蔽遇

外交內政。懵無所適。從世凱既代治其軍。爲韓君臣所倚信。久之。凡大事無不咨度。因並干涉其內政。而指導之。當是時。日人方思握韓政權。最忌世凱。世凱治軍嚴。遇韓民則寬。吳長慶屢赴北洋議事。委令盡護諸營將士。益戒飭不敢虐韓民。韓民感戴。十年春。

項城之長在練兵其革命

亦在練兵將敘練本國之兵先敘練朝鮮之兵骨節靈通。日忌項城此爲起因其後項城愈進用愈排擊之。直至項城逝世東報始書曰東洋之怪傑公論乃出我國人不思其故恒以敵國之毀譽爲毀譽而其所應議者反置之焉不幾令外人齒冷哉中國與法人開衅。檄吳長慶回防金

州。長慶啟北洋留三營防韓。并奏派世凱總理親慶各營營務處兼統慶字營。於是韓王始接統韓軍。五月長

慶卒金州。自世凱代練韓軍，韓人親日者受日人煽惑，恥臣屬中國，更延日人代練韓兵千餘人，謀獨立稱帝，名曰開化黨。世凱料韓必大亂，言於北洋。北洋以我方有事越南，難顧及。十月，開化黨首領洪英植、朴永孝、金玉均、朴永教等十數人，請世凱及提督吳兆有、總兵張光前、晚晏謀害華官。兆有等疑有變，辭不赴。世凱恐示弱，獨衷甲輕騎往。主人半至，索饌先食。食已，攜朴泳孝手至馬前，輕騎歸。黨衆相顧失色，謀不得逞。越二日，洪英植、徐載弼復設筵於郵政局，宴閔妃姪閔泳翊等諸戚貴及英、法、美、日領事。中國商務委員日使稱疾不至。

宴酣局後火起。衆賓出觀。徐載弼率留日學生十餘人突前擊泳翊。泳翊仆地。賓主譁散。洪英植等卽奔入王宮。告王曰。清兵變。戕泳翊王及妃大恟。英植脅王移別宮。金玉均袖出紙筆。執王手逼書。日兵入衛。送日使館。日使竹添遂率日兵三百名入宮。拘王及妃世子於景祐宮。矯詔召戚貴老臣閔台鎬趙寧夏閔泳穆尹泰駿韓圭稷李祖淵等悉殺之。並殺太監柳在賢於王前。血染王襟。而以洪英植爲右相。朴泳孝典兵。徐光範司外交。朴泳教授都承旨。當亂之初起。世凱聞警。卽率兵馳往。及抵郵局。寂無人。趨王宮。宮門閉。乃集提督吳兆有。

總兵張光前會商救護策。兆有光前以無北洋令不敢發。世凱不得已乃電請北洋。北洋以中法戰方急命堅壁待援。未幾韓亂益甚。韓廷臣金允植南廷哲等泣請救王。領議政沈舜澤亦飛書請兵定亂。會韓宮人來報亂黨將劫王赴海島。立幼君。附日背華。世凱奮袂起曰。我輩統兵防韓。若失其君並失其國。咎將焉歸。且韓旣附日。亂黨必斷我歸路。合兵攻我。我何由歸。今日之事。我獨當之。如獲咎者不累及諸君也。

料事如神求之古人惟陳湯矯制發

西域兵庶爲近之

卽分兵進攻。兆有光前抄左右。世凱任中路。

由敦化門入。亂黨退守樓舍。朴泳孝督日人所練韓軍。

及日兵數十人憑牆夾擊彈雨下世凱奮師仰攻死傷
過半會世凱教練之韓軍數百人亦至夾擊之亂黨不
支敗逃追躡至後山坡下地雷突發轟兩卒尸飛空際
世凱亦震仆墜坡下負傷躍起仍力戰至日暮聞日兵
歸亦收兵方戰酣時吳兆有兵不戰潰走兆有跌足號
哭張光前避彈金虎牆下終日不敢出世凱歎曰淮軍
暮氣一至此耶自日人代練韓兵與世凱所練者久有
隙至是互相仇殺槍聲達旦不已而附日之兵卒敗
筆力
然亂黨既戰敗王及妃世子乘間逃世凱歸懸賞求王

匿民間。世凱乃遣韓臣李應浚迎之。擬立爲監國。應浚行矣。忽報王匿北門廟內。遣華官茅延年往迎之。洪英植朴泳教方劫王奔日本。會吳兆有張光前亦至。王遂牽延年衣趨入輿。延年揮韓衛士誅殺洪英植朴泳教。及留日生徒九人。復生捕徐載昌等三人。並誅之。王旣至華營。執世凱手流涕爲言。洪英植朴泳教逼易白衣赴日本也。

情味盎然歸熙甫所謂讀太史公文如立千載之人而與之語也

時韓重臣

均遇害。凡內政外交軍事悉主。世凱世凱上馬督兵。下馬草檄。日夜籌策無暇晷。時年二十六。髮爲半白。竹添同館後韓軍民恨之。更番狙擊。竟夜嚴守。次日遂自焚。

使館遁仁川開化黨金玉均朴泳孝徐光範徐載弼均
隨遁既而韓各道援兵雲集王乃還宮王懇世凱仍率
所部入宮護之未幾妃及世子亦歸人心漸定世凱既
救王存韓戰勝日使軍民感激沿街巷豎木碑誌功德
出則父老婦穉圍隨瞻望丰采馬不得前夜則張燈燃
火羅列引導以爲常遠方各社則仿生祠例立銜牌朔
望拜祝

千古立功外國者皆偏重於威恩則無及此者

韓雖奉中國正朔而國

內紀載仍用崇禎甲申後第幾年至是始以光緒紀年
焉世凱居王宮偏殿下與王一牆隔韓諸部大臣每日
環伺白事聽指揮久之日濟師仁川漸衆韓軍民懼甚

世凱極意鎮定之。韓上下倚以自固。初日兵入韓宮。世凱函詰日使。竹添不答。至是竹添遁赴仁川。始覆稱率兵入宮。由韓王所請。接書未及啟視。貴軍已闖入。不得已應發小槍自衛。世凱覆曰。韓亂臣劫君。恐波及貴部。未便坐視。不圖甫入門。槍礮並發。猶以爲亂黨抗拒。接來函始知發礮擊我者。貴使爲之也。竹添語塞。日人益忌世凱。向政府聲告。世凱妄啟畔端。曲不在彼。總理衙門不能辨。詔遣吳大澂續昌來韓案問。世凱歷述變起事實。附列佐證爲書。待諸馬山浦獻之。大澂據以上聞。日本亦遣全權井上馨率兵千餘至韓。大澂等奉使無

全權井上不與議韓王命其臣金宏集充韓全權與議
款約成井上馨卽行韓自光緒二年日本兵艦駛入江
華灣被礮擊乃遣使責問朝鮮並以甘言誘之韓遂與
日私議商約而清政府未之知至是華使在境坐視韓
再與日締約剝奪主權且辱莫大焉而大澂等懵然不
知其爲國恥也韓亂旣已世凱遂告歸卽獻策北洋韓
政治不修迭生變亂宜遴選監國代執其柄不報十一
年正月吳大澂至津語北洋大臣李鴻章曰公向謂張
幼樵爲天下才我見天下才乃袁慰廷耳卽以才可大
周颺言於朝由是望重中外稱袁司馬云井上馨之初

至韓也已示意要中國同撤駐韓兵二月日復遣全權使伊藤博文來津議約朝命李鴻章爲全權大臣吳大澂續昌副之先是駐日使臣徐承祖電奏日廷意欲懲治駐韓華將政府敕北洋堅持不許及伊藤至三月約成一中日盡撤駐韓兵二中日均勿代練韓兵三遇有大事中日遣兵互相知照是年夏清如約撤駐韓兵於是我在韓實權盡奪韓不啻自主我所遣商務委員與各國領事無異特藩屬之虛名存耳

我亡韓之漸層層洗發清晰分明

當是時清醇親王當國爲德宗生父以故廷議欲釋李是應歸諷韓王賁奏陳情時清軍旣撤韓以華爲不足